

战争深处的人性微光



《己卯年雨雪》，熊育群著，作家出版社，2026年2月

小林宽澄爱干净,喜美食,对人总是一脸慈祥的笑容。他参加《己卯年雨雪》“和平祭”活动,下车时总不忘对着司机鞠躬:“司机先生辛苦了!开车好累啊!”

老人动不动就会流泪。瞻仰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时,他一把推开上来搀扶他的人,一个人吃力地爬上了长长的台阶,绕着纪念碑一边走一边哭,不断地仰视着碑顶,仿佛英魂犹在。在营田百骨塔祭祀仪式上,他致辞时几度哽咽。在长沙会战纪念馆,他献花、敬礼、鞠躬、下跪,看到日本兵用过的东西,说:“羞羞……”

离开湖南湘阴回日本的那天,老人从房间提了一个白色塑料袋出门,里面装了垃圾。我要帮他扔掉,老人坚决不肯,说:“这是我用过的东西,不能污染中国,我要带回日本去。”上车前,他环顾周围的树木和房屋,一次又一次轻轻说:“这是一个幸福的梦啊!”

小林宽澄是一个日本人,他高等学校刚毕业就被征兵,在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坂田部队当了一名轻机枪手。在山东牟平县的一次“扫荡”中被俘后,他两次自杀未遂。八路军待他很友好,治好了他的伤,伙食也很好,会日语的干部一有空就给他讲战争的性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特别是佛教。小林宽澄的父亲是群馬县天台寺的住持,曾经给他讲过好多次中国佛教的故事。佛教以慈善为本,他反思自己为什么要杀害中国平民呢?受政策感召,他参加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了一名八路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小林宽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式,被国家领导人授勋。他以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会长身份参加了“和平祭”活动,这一年他97岁,两年后他在东京去世。

元山俊美也是日本人,年轻时考上了关西火车副司机,工余攻读,想考入政法大学当律师,被征兵后,他从东北到湖南,走了三个月,参加长沙会战。他的遗孀元山里子是一位作家,她在“和平祭”活动现场讲述了丈夫的故事——

长沙会战打响后,元山俊美在洞庭湖区押运军需。一天,突然枪声大作,姓薛的船老大悄悄拉下了他的衣袖,打开船板,暗示他与大家一起躲进船舱。他因此捡了一条命。那些对船夫又打又骂,有时连饭也不让吃的日本兵都被打死了。而元山俊美对船夫非常友善,从不呵斥、催逼,竟然得到如此厚报,他感到非常震撼,对中国人的负罪感也愈加深重。

部队打到冷水滩,日军抓了四个疑似游击队员交给他处置。他们双手被反捆,用绳子串在一起,跟元山俊美待在一条船上。也许是水上共浮沉、同呼吸、共命运,几天时间他们就融洽起来。元山俊美照顾他们的生活,老乡们指点他在船上怎样保持平衡、怎样吃饭不晕不吐,甚至还教他说中国话,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部队要撤退,大队长命令他处理掉这四个人。傍晚,元山俊美解开他们手上的绳索,老乡们以为要被枪毙了。元山俊美告诉他们自己进舱假装睡觉,让他们逃走。

天放亮,雾中出现了人影,四个逃走的老乡又回到了河岸。元山俊美头皮发麻,以为老乡带游击队来杀他了,他蹲在船上端枪瞄准。没想到为首的那个叫卞庆的拿出了酒,他们特地来感谢他的不杀之恩。这是他第一次喝谷酒,从此他一生不喝日本清酒,只喝中国白酒。喝酒时他要吟诵自己的俳句“弹坑旁,路横斜,战场栖迟一杯酒”。晚年,他做梦都想见到卞庆。元山俊美对和平的感受非常强烈:一天,一位长官骑马从他身边走过,告诉他战争结束了。一瞬间,植物的气息猛烈地涌进了他的鼻腔,在中国五年,他第一次闻到了花草香气。这成了他一生投身和平运动的开端。

元山里子把《己卯年雨雪》作为枕边书来读。她在文章里写道:“我在读熊先生《己卯年雨雪》时,非常震惊的是,这本书好像就是写元山俊美的。书中日本兵‘武田修宏’的经历,仿佛穿越时空惊人地与元山俊美重叠起来,简直就是当年真实的元山俊美的活脱脱‘再现’。”她认为,这是一部为人类留下战争当事者心灵档案的作品。任何一个善良的人,一旦加入国家机器驱使的侵略战争中,就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犯罪者。

山边悠喜子12岁时随家人从东京来到东北,与父亲会合。她亲历了中国的抗战,还参加了解放战争。读了《己卯年雨雪》,她从日本给出版社写信:“在与我自身的体验重叠之中,一口气读完了作品……对于书中所写的内容我心中拥有强烈的共鸣,这部作品描绘的对象,是我们所期待的生活的日常。它描述了中国人自然而然的人间温暖……作为人,活在良心的夹缝之中,至今令人深为感动……作品唤醒了回忆中最珍贵的部分。”

这些全是《己卯年雨雪》出版后发生的事情,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他们产生了如此密切的关联,令我惊讶。写武田修宏时,我只是凭着自己对人性与良知的认知和把握,以武田修宏的人生和视角去表现战争如何把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王,又如何唤起了人性的觉醒,以人性的通融深化人类相互救赎的主题。

《己卯年雨雪》中的爱情悲剧深深震撼了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郝慕天,她一边哭一边翻译《己卯年雨雪》,她从法兰克福长途驱车,接我去她的家乡下萨克森州的克洛彭堡。我们来到莫尔贝根小镇的森林。这里地势较为平坦,车进入密林深处,索斯特河在林中形成了一个湖泊。在一条又长又窄的木桥上,我和她开始用中德两国语言朗读《己卯年雨雪》中千鹤子寻找武田修宏的章节。

《己卯年雨雪》的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随后相继面世。十年过去了,再读小说,我感到有些陌生。而这正是作为读者的条件——我可以远距离地审视它、评判它。读罢,我心中涌起了一股骄傲与自豪的感情。我不完全知道自己如何写出了它,构思时甚至连大纲都没有,只是凭着感觉往下写。

作家出版社要再版这部作品,我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采访了大屠杀幸存者后人,力图复原小说中日本兵武田修宏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与场景。

《己卯年雨雪》是永远的警钟。它撕开了战争的肌理,给世人以警醒。它是一部人性之书、悲悯之书、命运之书,更是一部和平之书。世界是需要更多反省战争的作品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兼具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文学阅读之旅

——评长篇小说《高仿》

□汪守德

细读周颖的长篇小说《高仿》,让人收获一份久违的阅读惊喜。这是一部需要沉心品读、细品方知厚重的文学作品。全书仅25万余字,却容纳广博的历史景深、复杂的世态人心与深刻的现实思辨,能够牢牢牵引读者的思绪,在跌宕的叙事与丰盈的审美体验中,完成一场兼具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文学阅读之旅。

拥有深厚文艺从业积淀的作家周颖,在诸多艺术领域皆有建树。此次撰写《高仿》,既是一次全新的文体探索,也是一次厚积薄发的艺术突围。凭借对社会人生的通透体察与长期积累的艺术素养,她既保有创作者的审慎谦恭,又具备驾驭题材的底气与才情。这份用心集中体现在独到的题材选择上:聚焦青铜器这一极具文化重量的叙事载体,避开通俗小说的热门套路,深耕少有人涉足的青铜文明叙事领域。

为完成这部作品,作者做了充足的案头积累与实地考察。她广泛研读青铜文化典籍、观摩馆藏文物遗存,从器物形制、纹饰工艺到背后承载的千年历史、地域文明与人文脉络,层层梳理、深度揣摩。大量的史料积淀与实景感知,让冰冷斑驳的青铜古器彻底挣脱了静态文物的属性,被赋予鲜活的人文温度与叙事生命力。作者以扎实的考据为根基,以文学想象为羽翼,重构古今时空,打磨出一部兼具文化质感、叙事张力与现实深度的优质长篇作品。

这部小说的出彩之处,首先在于别出机杼的立体叙事结构。作品以一场高仿青铜钟铉的地下非法拍卖为叙事开端,以一桩文物灰色交易撕开故事帷幕,快速牵引出一众身份迥异、立场对立的核心人物。纪大奎、李晓萍依托仿古工艺妄图牟取暴

利,让地下交易草草收场;专注青铜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纪望晴、披着学者外衣暗藏私心的高校专家范洲子、坚守法治初心的刑侦队长安得远、盘踞境外操控文物犯罪的罗家兴等人物次第登场。

小说以曾侯乙古墓与青铜礼乐文明为核心锚点,围绕文物盗掘、学术研究、案件侦破、古今溯源多条线索搭建叙事框架,将专业的考古认知、隐秘的文物犯罪、紧张的刑侦博弈、古老的礼乐文明与人物的命运浮沉融为一体。多维时空相互交织,黑白善恶相互博弈,让整部作品的叙事层次饱满立体、环环相扣,牢牢抓住读者的阅读注意力。

全书双线并行的叙事架构,让故事兼具悬疑质感与人文深度,明暗交织、互为映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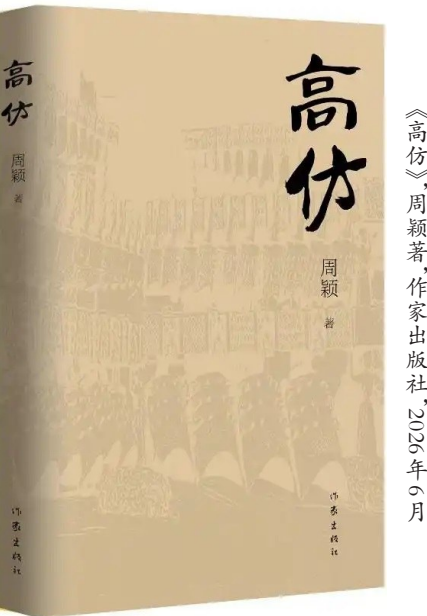
其一为现实维度的罪案博弈线。以罗家兴为代表的文物犯罪团伙,利欲熏心、铤而走险,将贪婪的欲望包装成爱国公益的外衣,极尽伪装、精于算计。柏树湾别墅盗墓案更是将其狡诈阴狠展现得淋漓尽致:依托先进探测技术定位古墓,以高价租房为幌子布下迷局,将多名局外人裹挟进犯罪旋涡。东窗事发后,又不择手段灭口销迹、极力洗白罪行,妄图逃脱法律制裁。作者以细腻克制的笔触,全景式还原文物盗掘、转运、洗白的完整黑色产业链,情节紧凑、层层递进,兼具行业专业性 with 叙事冲击力,深刻描摹出物欲时代人性的贪婪扭曲,各色人物性格鲜明、形态各异,极大提升了作品的现实质感与文学表现力。

其二为精神维度的成长情感线。主人公纪望晴身处复杂的人际与案件纠葛中,在正直果敢的刑警安得远与德不配位的

导师范洲子之间,一度陷入情感与认知的迷茫徘徊。作者设置的这组情感羁绊,并非刻意制造戏剧噱头,而是深度服务于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随着文物犯罪案件逐步水落石出,范洲子伪善的面具被彻底揭开,其表里相悖、逐利忘义的丑恶本性暴露无遗。历经风波淬炼的纪望晴,终于看清人心真伪、明晰内心所向,与赤诚纯粹、默默守护的安得远笃定相守,成为当下时代中难能可贵的精神清流。

古今穿越的奇幻叙事手法,是《高仿》极具新意的艺术亮点。穿越叙事虽非全新技法,但这部作品的穿越设计独辟蹊径,兼具玄幻质感与逻辑合理性,拥有专属的情境载体与精神内核。小说中,纪望晴、李晓萍、纪大奎三人,或因古瓷秘藏的千年绿酒,或因高仿编钟奏响的上古乐章,在特定心境与场景下沉入幻境、跨越时空,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文明相遇。这场专属三人的时空奇遇,并非悬浮空洞的文学噱头,而是极具差异化的人性映照:不同身份、不同心性、不同欲望的人物,在异度时空的所见所思、所感所为,皆高度贴合自身的性格逻辑与人生追求,形成鲜明的人格对照。作者依托差异化的穿越叙事,搭建起古今文明对话的桥梁,以今人之视角回望千年历史,以历史之厚重反观当代人心,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接、人性对照与精神解构。

小说以“高仿”冠名,意蕴深远、一语双关,构成贯穿全书的核心精神隐喻。“高仿”的乱象,并非当代独有,而是贯穿古今的人性通病。幻境之中,曾侯乙重臣太宰卿私自越级修建陵寢,在墓葬规制、陪葬器物、礼乐配置上刻意模仿王侯礼制,肆



《高仿》,周颖著,作家出版社,2026年6月

意僭越等级、追逐虚名,正是古代礼制层面的“高仿”乱象。作品以文学的方式,辛辣解构古今社会中追名逐利、慕虚逐妄的普遍现象,暗含深刻的批判态度与现实反思。

整体而言,《高仿》是一部典型的学者型优质长篇小说。作者依托扎实的青铜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认知与通透的社会洞察,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犯罪、考据与想象、坚守与沉沦多重元素深度融合,编织出脉络清晰、跌宕起伏的叙事脉络。作品情节张弛有度、文笔沉稳灵动,既有历史文明的厚重底蕴,又有直击现实的人性思考,兼具可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以传奇笔法勾勒江南抗战众生相

——读长篇小说《汆岸黄花》

□原 沛

场时,他年少天真、仅凭一腔热血杀敌。后在识才、爱才的新四军干部的安排下,大春拜师老兵黄世雄,潜心苦练飞刀、双枪等特战本领,历经数次生死淬炼,最终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侦察小分队队长。小说在重点描写他智勇双全与重情重义的优秀品质的同时,也如实反映其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窘迫、懊恼与焦虑,呈现出一位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平民英雄形象。

作为他的革命伴侣,小说对烈士遗孀芳婉的塑造,突破了传统红色叙事女性家属仅仅作为英雄附属的刻板模式。芳婉深明大义、自强不息,是一位温婉而坚韧的劳动妇女。丈夫牺牲后,在组织的帮助与影响下,她主动参与敌后情报工作,成为地下交通站的重要联络员。出于工作需要,组织安排芳婉与蒋大春伪装成夫妻共同生活,但在日复一日、共渡难关的生死考验中,两人“假戏真做”最终走到了一起。作者并没有刻意渲染烘托革命爱情的纯洁与崇高,而是通过平实、温情的日常叙事,从容颂扬在战火岁月中,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者相知相守、互敬互爱的真挚情感。

小说对“中间人物”的描摹,亦颇显作者深厚笔力。女性人物小凤仙自幼学习难黄戏,靠一技之长谋生养家,却被汉奸迫害,是乱世中被侮辱与被损害女性的典型缩影。蒋大春在一次锄奸行动中,间接使其脱身,她便将大春视为恩人。后冒着生命危险,她向大春袒露宅院密道并提供敌营情报,平凡百姓朴素的知恩图报之心跃然纸上;曹林生、曹成虎父子出于利益考虑,为日伪军效力,但他们又没有彻底泯灭自身良知,因而长期在敌我之间摇摆犹豫,看似圆滑又尽显无奈……这些人物都没有被简单的善恶标签定义。他们的懦弱、算计、摇摆与未泯的良知,都是乱世里普通人面临的真实生存处境。

事实上,支撑起全书各色人物性情及其行为的,是创作者以革命道义为根本,又始终坚持现实逻辑的叙事伦理。小说通过原则性与包容性兼顾的叙事立场,让革命道义摆脱空洞的说教,而成为有温度、有共情的大众价值追求。此外,小说对黄世雄、蒋大春师徒二人英雄事迹的叙写,显然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又融入了现代革命所具有的平等意识与人道关怀,最终形成了独具本土特色的革命伦理表达。《汆岸黄花》始终将叙事落点放在革命者守护寻常烟火、百姓安好的初心之上,由此赋予战争叙事柔软而绵长的人文底色。

在叙事艺术层面,《汆岸黄花》融合了类型小说的笔法与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做到了可读性与文学性的平衡。大春孤身潜入小凤仙宅院锄奸张广财,施展飞刀绝技,令人心驰神往;小分队假扮侦缉队截胡伪军机枪,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坐收渔利,妙趣横生;少年光明寒冬潜水穿越护城河取情报,于险境中立下奇功,恰是英雄出少年。这些情节带有武侠、谍战、传奇小说的元素,符合大众读者的审美期待,却又能收放有度而不流于夸张。此外,小说的写实性体现在对众多历史细节的考究上。小说中,不同枪械的使用场景、伪军的编制层级、市镇的商贸规则、江南的年节习俗等,都有细致可信的叙写。这些缜密的写实细节,让传奇情节有了扎实的现实根基。

总体而言,《汆岸黄花》以蒋大春的抗日经历为主要叙事线索,细致铺陈一位铁匠蜕变为平民英雄的成长经历,同时精心刻画各类人物的欲望、挣扎、抉择与命运,绘制出丰富、饱满而真实的时代众生相,称得上是江南抗战叙事别具一格的新收获。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

上场,在比赛中发挥出色,帮助团队夺得胜利。从最初对陌生环境的忐忑不安,到后来交到了好朋友,在足球的世界中体验到了快乐、重建生活的信心,体育运动对孩子的心灵创伤起到了治疗甚至是治愈的作用。

叙事上,作者有意植入了一些民间故事,比如“狮子沟人遭大劫”“虎为啥不吃挖药人”等,这些来自丹江口的故事凸显了整部小说的地域色彩,拓宽了小说的外延,也让小说在叙事上更加丰富和摇曳多姿。除去嵌入民间故事之外,行文中不经意间袒露的游戏精神,同样值得肯定。例如,李青果选择以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走读还是住校,藏在孩子间间的游戏精神跃然纸上;李青果与老猫互相擦掉板报作品,陷入了“泼水大战”,这场“战斗”写得活灵活现,充分展示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性格特征。她们习惯以游戏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事后老猫“把李青果喜欢的菜夹到她的碗里”,巧妙地化解了彼此的矛盾。

足球比赛是《追风女孩》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围绕着足球的逐梦之旅,李青果和队友们体验到了训练时的痛苦、遭遇挫折时的苦闷、获得胜利后的喜悦,足球成为她们战胜自己的有效途径。当梦想之光照进现实,孩子们收获了成长,也实现了精神上的蜕变。需要指出的是,父母离婚后,父亲在李青果的成长中是缺席的,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深远。在儿童成长小说的谱系中,去父亲化的表达很多,容易陷入窠臼,父亲游离于孩子的成长叙事之外,最常见的处理方式为因家庭矛盾引发的离婚、因救人或者意外导致的死亡等。这一现象显然需要引起创作者足够的警惕。

(作者系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

《追风女孩》：

当梦想之光照进现实

□周 聪

邹超颖的新作《追风女孩》写的是一群农村女孩的足球逐梦之旅,小说故事发生地为湖北十堰的乡村。与之前专注于“城市成长小说”的叙事探索不同,这部小说的空间叙事从都市转向了乡村,原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小区、别墅、超市、斑马线、公园等代表城市空间或都市生活的符号消失了,转变为炊烟、山坡、小溪、黄昏等自然景观,这种景观差异直接影响着孩子们性格的塑造。妈妈带着李青果前往姨妈家,刚出高铁站的她就对眼前的景色充满了陌生感,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她来说,眼前的景象只在课本中出现过。身处鄂西乡村,父母不在身边,李青果不时陷入对城市生活的回想之中,在此阶段,乡村生活带给李青果的“空”和真实感,与城市生活的“紧密”“满盈”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青果一步步融入乡村校园生活,对乡村的认同感也逐渐增强。在学校,李青果、老猫、橙子、楚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彼此难免产生一些碰撞和矛盾,但朋友之间的陪伴缓解了李青果的焦虑和不安。对李青果而言,齐老师是以启蒙者的身份出现的,身为数学老师和体育老师的他,用足球来教数学课,给大家讲解踢足球的起源和